



景賢錄

全

又 7
4104



門又伊7
第 4104
卷

景賢錄編定別錄總目

是錄順天刊本太略謹因先生孫立及外曾孫鄭崑壽等收錄寄來章本系訂為定本其間不能無玄取雅迤偕安之罪今粗叙玄取之意如左

世系

一立之章本述世系處記瑞興多辨訟革之類為詳在立之亦人固當如此若錄以傳後則不必然故略之六云

一八世祖以下並述夫人某氏某之女生幾男幾女今未可盡錄故只自高祖以下稱夫人某氏註云某之女而已仍於祖考二世并錄葬地



一觀古人譜系皆不及女及外孫惟我東諸譜並錄內
外孫散漫混雜終不成譜混常竊未諭故雖不敢不
錄女壻而外孫以下不錄如何如何○其後復寄書
孫接古譜例不錄固與外孫其外後孫中有志學好
善之士不可不錄別為外孫置草上書處為當云云
故并錄之

事實

一今人先書 贈職乃及任職似已成例然考之古人
文集碑銘等題率先書任職然後及 贈職今不從
全而後古以見 先生信古之志也
一戴尼山名號彼一時鄉人欲稱為代尼大駭且慢雖
幸被 先生訶止而正之然難以告後世凡後稱云

云似或可也

一佔畢公授小學處一本云荀志於學宜從此始一本
云光風霽月都在此中恐兩言皆有而記者之一舉
一遺互有不同故今并取而聯稱之但都在此中語
近誇逞亦記辭之差旨耳故不免微加隱括云云如
何
一丁內憂之辨行狀註詳之
一公夫人性嚴 先生常戴草笠 先生以興起斯文
三條所寄諸本所無吾鄉人上舍金富倫娶于玄風
即 先生所居里也熟聞其鄉里諸耆舊稱道之言
其語混如此皆實蹟切要不可不傳敢錄云

一家範往往有可疑處恐或一時以警飭家衆耳非為傳後而作也故謹就諸條中撮其大要云云以見先生所以治家者梗槩如此妄意以謂只如是足矣不必盡錄所疑以滋後未者之惑今見奇明彥寄龜巖書所論正與鄙意不約而合以此益信鄙見之不至大謬也如何明彥欲錄於卷末混意卷末與卷首安直以已意刪之恐後弊此至論也然但如混所處乃記事傳信之文非刪改之比無乃可乎

一明彥所疑秋江錄數語皆所當疑也其中室家六六八字恐須減去乃為得之而其上下文勢亦無欠缺佔畢齋只稱畢齋二字雖似未穩存亦無不可也貳於畢齋云者明彥之言甚當然混嘗以為此不必顯

相排擯然後為貳只師弟之間趨尚有少異則亦可謂之貳佔畢先生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細考其集中詩文之類其志常以文章為第一義殊未見有從事於講求學問之實者如寒暄則雖亦無徵於學問之事然其專心致力行古義則有不可誣者其趨尚有如是之不同雖曰師弟之分定豈盡無少貳乎混妄意如此故於秋江之言不甚駭異曰併錄之其下附以龜巖存疑之語以俟後之君子如何

詩文

船上一絕得於人傳誦未敢必以為 先生作也
古亭琴濕兩句亦然

祭順天韓府使文亦在疑信之間

請從祀

請從祀疏不知何人作詳其本文支離汗漫殊不滿意雖不收錄可也但不錄則又無以見當時議論本末故稍加刊損彙括以附于卷末未知如此可否如何

癸未臺論略舉數段語於卷末依數三字書之亦何如

楨曾得 寒暄先生家範及行狀議得等書編為一錄而簡見淺狹疎漏太甚其於 先生篤志力行之功道德學問之懿不能考究夫千百

之一二深用為懼謹以所疑稟質于退溪李先生先生并取金義興立鄭秀才崑壽等所錄叅訂為定本其詳略有諸本末稍備繡梓以傳後庶幾無大憾焉若別錄則雖先生有草率寫玄勿復刊入之教然若無此等語則後學開卷無所考考敢冒妄率之罪刊并于編首使後之讀者有以知先生亦詳玄取之大意云龜巖李楨謹識

景賢錄目錄

寒暄金先生

世系

事實

行狀

敘述

詩賦文

追雪 褒贈 加贈 祀典

請從祀

附諸賢詩

梅溪曹公

事實

臨清臺記

附景賢堂記

景賢錄上

寒暄堂金先生

世系

先生之先本黃海道瑞興府人後徙于玄風縣

九世祖寶

德仁

天祿

世丘

鳳還

善保

中坤

小亨

紐

宏弼

九世祖金吾衛精勇中郎將諱寶

仕高麗

八世祖左右衛精勇將軍諱德仁

仕同上

七世祖元朝宣授忠顯校尉管軍摠把本國匡靖大夫都僉議侍郎贊成事上將軍判版圖司事瑞興君諱天祿

仕同上以武略顯為世名將屢沒金方慶征討有功麗史具載其事元宗庚午玳島之役為賊所圍有賊卒露刃躍入船中公以短兵逆刺之一軍賴以得活甲戌間罪日本興朴之亮等殊死戰大敗

倭兵元都元帥忽敦大加稱善忠烈王庚辰元世祖命以來歲又征日本王遣使請小邦軍官追錄前功以勸來效公以是拜宣授之命

六世祖奉翊大夫版圖判書諱世立

仕同上

五世祖正順大夫判軍器監事諱鳳還

仕同上以科第進恭愍南巡之明年壬寅由成均大司成拜福州刺史激勵吏民盡心供頓奔問省視以而彌謹王嘉其功陞福州為安東府進公為正順安東大都護府安集使賜教書以褒之遂終判軍器監事

高祖奉順大夫判書雲觀事諱善保

仕 夫人驪興閔氏化平府使子明之女

曾祖通政大夫禮曹參議諱中坤

本朝初登第歷事太祖恭靖太宗世宗朝累宰

五邑伏宣二道再登憲府四入諫省有聲稱夫人

玄風郭氏工曹典書珠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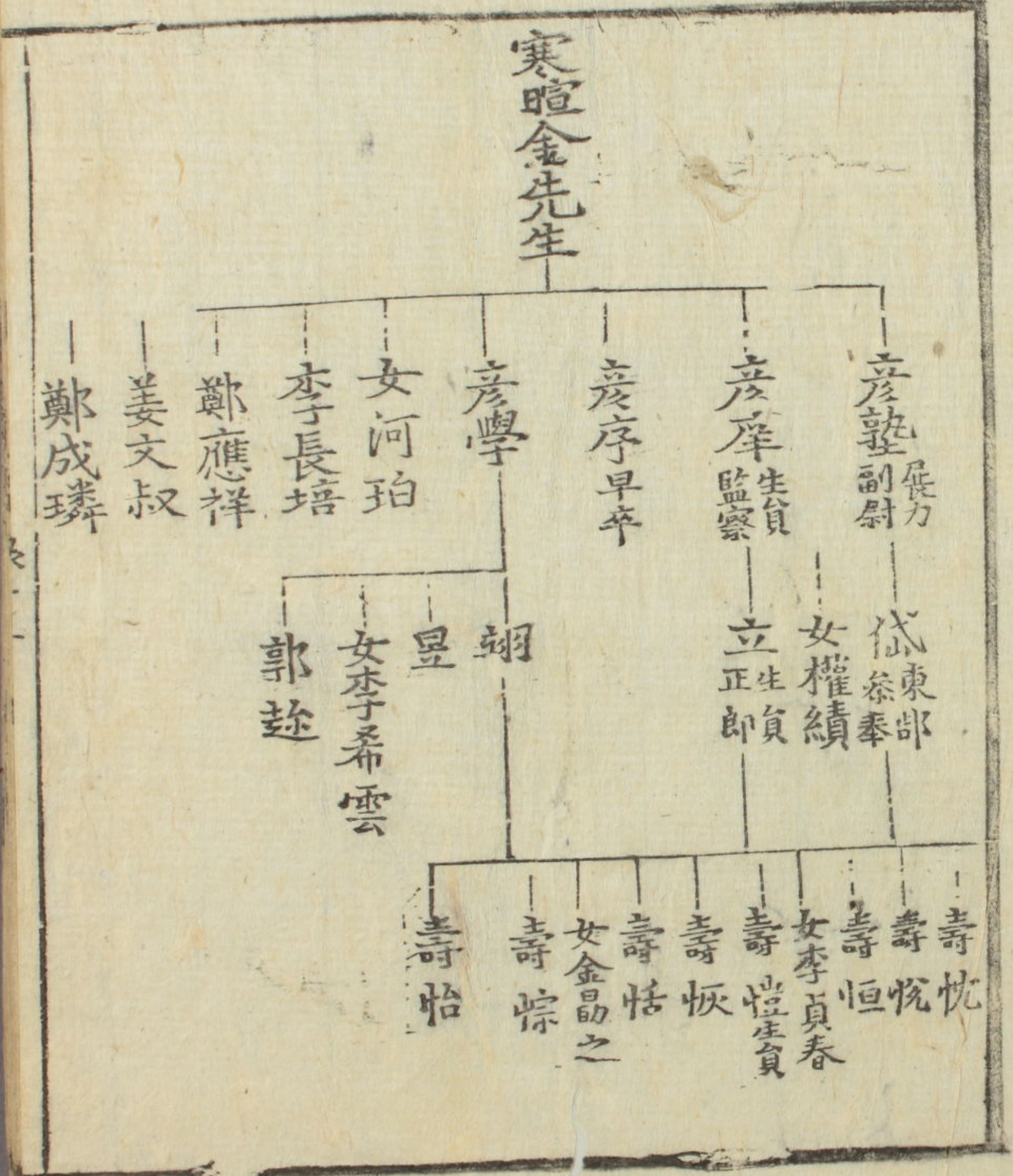
祖奉訓郎義盈庫使諱小亨

以門蔭進墓在幸州夫人白川趙氏復興君胖之女

考禦侮將軍行忠佐衛司勇諱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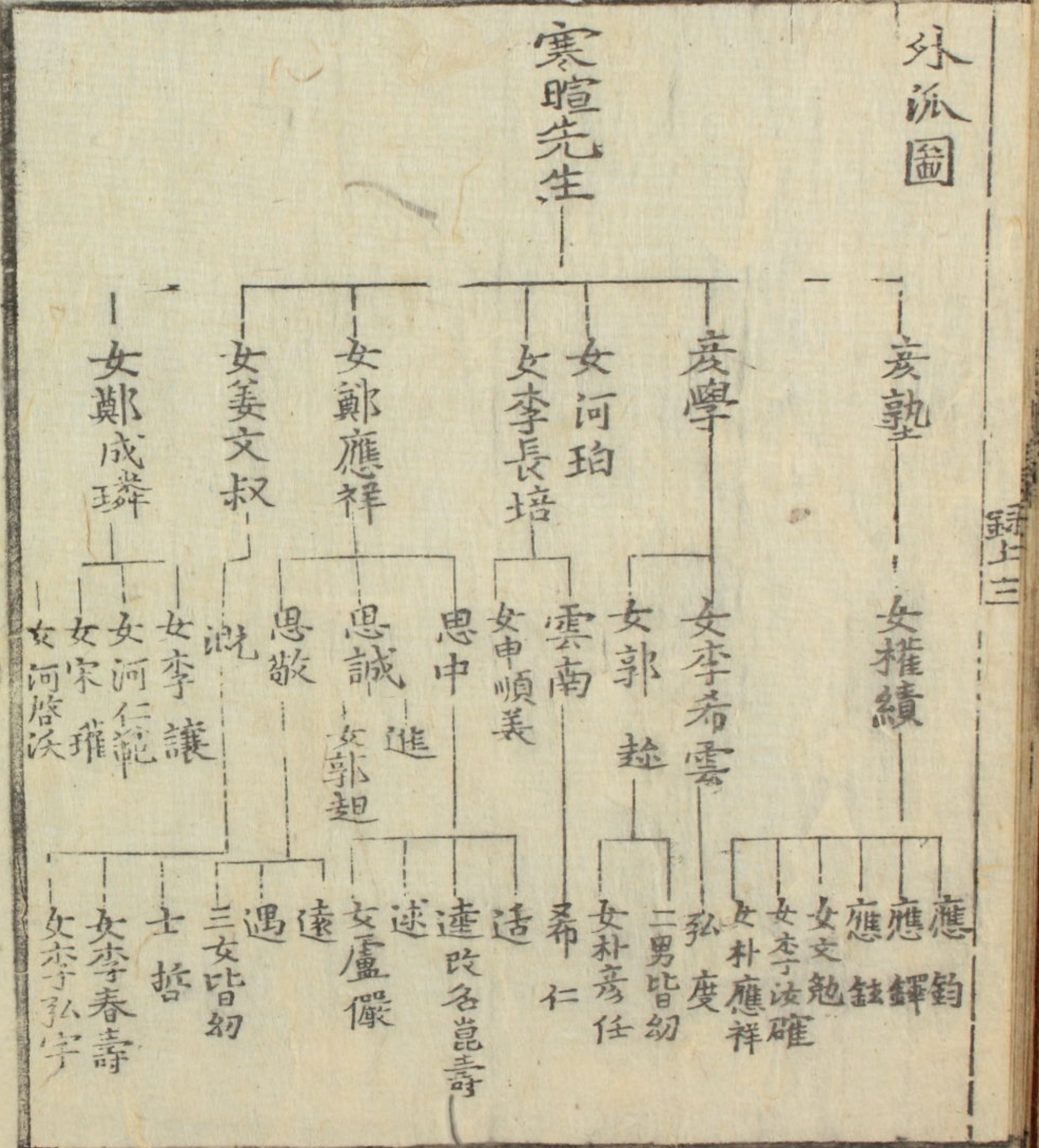
天順庚辰世祖八年登武科折衝行護軍終禦侮司勇

葬玄風夫人清州韓氏贈兵曹判書行中樞院副使承舜之女



外派圖

歸上三



事實

明故任承議郎刑曹佐郎 贈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金先生
 先生諱宏弼字大猷景泰甲戌魯山五月二十五日亥
 寅時生

成化壬辰成宗三年授室于順天朴氏平陽府院君天祥之
 女其居在陝川郡冶爐縣末谷藍橋洞先生當未歸時
 名其所寓曰寒暄堂後乃歸居于玄風縣西馬山里率
 禮村戴尼山之下此實恭議公以後世居之地山本號
 為戴尼山言其尊奉聖道若戴然入都則居于好賢坊里第
 庚子生負試在連孫榜中三等三十二人

錄二四

嘗從佔卑齋金先生受業先生授以小學曰為志於學
宜從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先生服膺弗怠手不釋
卷乃作讀小學詩有小學書中悟昨非之句佔卑批曰
此言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

先生以小學律已精深性理之學篤志力行事親盡其
孝持身極其敬平居雞鳴而起省問盡禮終日危坐講
論不懈雖家人未嘗見其惰容

丁未丁內憂廬墓三年喪制一依家禮

母夫人性嚴有禮法先生每晨省拜於堂下或微有不
怡意必正色不言先生惶恐俯伏不敢退盡起敬起孝
之道久方得其悅豫乃退

先生常戴草笠垂蓮子纓至晚年猶然靜處一室對案
觀書深夜不寐雖家人子弟莫窺其所為往惟聞蓮
纓抵書案輕有聲因知其尚觀書也

先生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為己任遠近聞風慕從者
至集所居里許多人家學徒填溢每日執經升堂坐不
能容先生誨誘不倦隨才成就後多有名於世

先生以自古中朝之名門盛族莫不有家訓而我東國
士大夫鮮有是以化導不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
獲乃作家範以訓示子孫制為儀節做於內則訓迪之
方尤重彝倫下至婢僕分別內外之職皆有名編量才
授任各責其事拜跪業作成有定規勤謹者升職有賞

違慢者降職有刑其俸料之差視升降而增減其吉凶之儲因貧富而優約仍於每朔望親行讀法之禮以勉率之其家法之嚴且止如此

喜讀韓昌黎文每至張中丞傳後叙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未嘗不三復流涕

引古語諄諄誨諸子嘗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光汚其口汝等必以此為戒

與咸陽鄭一蠹汝昌志同道合特相友善每相遇與二

講磨道義商榷古今或至達曙一蠹當在朝時朝退必遣騎迎先生至家否則

自往

一蠹出宰安陰縣先生嘗往訪焉一蠹曾為官置一金

蓋先生責之曰不意公作此無益事後必以此誤人其

後宰邑者果有以是坐贓云

先生曾祖妣郭氏先世墳塋之在玄風馬山者年代久

遠率皆圯壞樵牧不禁先生謂郭族曰先塋如此

為子孫所不忍見切宜禁護又於令節以時羞告虔因

而講睦不吝可乎於是莫不樂從以為恒式

甲寅以遺逸薦除南部叅奉後又以薦超授軍資監主

簿遷司憲府監察轉刑曹佐郎獄訟明恕人皆稱服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縉紳獄起以先生遊佔畢齋門論決熙

川郡付處

己未母夫人上言願生前相見許之得來觀而還

庚申母夫人又上言願移配近道乃量移順天府

甲子十月初一日禍及謫所年五十一初先生聞有命

即沐浴冠帶而出神色不變偶履脫還著以手理其鬚

街之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并此受傷然後乃

就葬于亥風為舌里松林甫老河之原距先塋若干步

燕山命籍沒分配諸子彥塾河東彥宰泗川彥學
年幼得免正德丙寅中廟靖國皆放還

行狀

門人李績一作述

吾東方自箕子肇有文字歷三國高麗氏至我朝文

學彬彬然於道學幾聞也唱起道學惟公一人耳諱宏

弼字大猷瑞興人也早有文譽中庚子年司馬試大奮

業文章家嘗讀小學書即覺悟題詩曰小學書中悟昨

非佔畢齋批曰此言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公慨

然排斥諸家說日誦小學大學書以為規模探賸六經

力持誠敬以存養省察為體齊治平為用期至大聖閻

域平居雞初鳴必櫛盥整衣冠先拜家廟次省大夫人

按下文丁未丁內憂則是時二親具喪出就書齋危坐
而此以後來事言故只稱大夫人誤矣

如泥塑人引學者講論治心要領語少者下學工夫長

者以義理諄々不怠及昏定如儀夜深講論而罷如是

三十餘載精積力久博而不雜通而不流堅確篤實猶

皇々如不及歲丁未丁內憂先生孫立去大夫人韓氏
秋江所錄亦謂丁未遭父憂蓋古人
亦有以父喪為內憂者此亦謂父喪廬于墓次一遵家

禮孝誠純至感化鄉閭甲寅薦遺逸校部奉又薦持

擢軍資監主簿陞司憲府監察轉刑曹佐郎剖決獄訟一出至誠咸服公正戊午徵起謫公遊佔畢門謫熙川俄移順天時禍機叵測處之晏如不變常操暨甲子縉紳禍再起十月初一日弘治十七年禍及謫所從容而就嗚呼公之學得不傳之學毅然特立一時學者尊如山斗不及就門私淑而善者必多其所施者遠矣丙寅靖國例贈通政承旨云此下叙居住世系等已見上卷不錄。力持誠敬一本作專力持敬

叙述

秋江師友錄金宏弼字大猷受業於佔畢齋庚子年生貧與余同庚而日月後於余居玄風獨行無比平居必冠

帶人定然後就寢雞鳴則起手不釋小學人或問國家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曰業文猶未諳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佔畢先生批云先生批已見上行狀其推重如此年三十後始讀他書訓後進不倦如賢孫李長吉李績一作勣崔忠成朴漢叅尹信皆出其門茂林篤行如其師年益高道益邵熟知世之不可回道之不可行韜光晦迹然人亦知之畢齋先生為吏曹叅判必無建白事大猷上詩曰道在冬裘夏飲冰露行潦止豈全能蘭如從俗終當變誰信牛耕馬可乘先生和韻曰分外官聯到伐冰匡君抹俗我何能從教後輩朝迂拙勢利區不足乘蓋惡之也自是貳於畢齋

丁未年遭父憂餽粥哭泣之哀絕而復蘇

李長吉恐別有他人而誤

作長吉

鄭崑壽向曰謹按李長吉先生同門友李承彥之子世家昌寧距先生居終半日程與其弟長坤執弟子禮甚謹為人俊邁多材幹少以學行聞秋江錄至以堅貞不雜稱之其有時譽可知然後極狼狽竟以弓馬殺身締結燕山嬖媚事多廉鄙又附權奸悖矣無狀以是為士林所擯有後黷之譏之當長吉以儒為業時秋江著師友錄故云非別有他人也如何
退溪云李長吉前後如二人如此豈獨程門

有邪怨耶可嘆可畏

積謹按師弟子分義甚嚴且重錄中相貶之云可疑在學者所當辨鮮而他無所考訂謹編錄于此用以就正于先生善長者云

秋江吟話大猷以小學律身以古聖人為準則括徒後學恂恂執灑掃之禮修六藝之學者滿於前後謗議將騰伯勗鄭一蠹字也勸止之大猷不聽嘗謂之曰釋陸行設多樛教弟子考業者千餘人其友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先知覺後知先覺之後覺吾所知者告人耳其禍福天也吾何與哉行雖緇流無可取其說至公云

輿地勝覽云字大猷精深理學篤志力行成廟
朝特授叅奉官至佐郎燕山戊午以金宗真弟
竄流竟被殺 中廟十三年贈議政春秋
賜祭歲廩其妻

詩文

五言絕句

臨沼閣吟閣在陝川伽椰山內院寺得劍池上
月鎖無邊地池涵不住天
我來消畏日絕勝馭冷然

形上

船如天上坐魚心鏡中遊
欲罷携琴去江心月一舟
七言絕句

讀小學

業文猶未諳天機小學書中悟
昨非從此盡心供子職
區、何用羨輕肥

詩或云當作識恐當後之

伏呈止堂戊戌冬作時年二十五

斜界山村歲月深蕭條索莫少知音徒隣欲向高陽地
詩病時時得細鍼

三夜慈懃夢謫仙那堪瞻仰斗南天欲乘無限剡溪興
雪月相看山嶺肩瞻仰或作仰斗非

奉和止之堂

川上亭開慈已洗雨中吟罷興猶存從今未泯承提耳
托庇期將到轉坤

述懷二絕上止之堂

日邊揮翰玉堂春靄之青雲開後塵嶺外枕書茅屋夜
娟之孤月屬斯人書一本作凡誤

麴把酬章七月天三熏三浴仰高堅睽來已見五眇胸

清夢勤尋止之前酬或在謝隱誤

和

止之堂

灑落曾中物外春凌雲逸翮迫離塵為問當時題柱
客誰知他日乘縵人

君恩未報系何天但覺胸中志益堅百計深思愁不
寐幾回清淚落燈前

路停松在密陽

一老蒼髯任路塵勞之迎送從未賓歲寒與汝同心多
經道人中見幾人

書懷

處獨居間往還只呼明月照孤寒煩君莫向生護子

數頃烟波數疊山

七言律詩

上止之堂

時值溽暑未諳履况何以日新仰睇之之宏
弱專承尊賜只今依舊及日伏惟鑑亮此中
述前日為進不利之懷賦近體一首錄似伏
冀一粲和教未筮拜繇伏祝動定曼福謹拜

復

欲睽先生道德藩為舜仰水之西村關中恨久嘶風馬
門外驚留躡月棘凍雨過來向兩部長江吞玄露孤振
徜徉不滯承顏采悃之悠之正斷魂

和

數間茅屋竹為藩籬之長江曲抱村庭樹半陰蔽宿
霧山禽盡日和鳴猿嗟余敢擬居仁宅孺子煩回討
義根此外休言都省之無邊光景攪詩魂

逸詩拾句

侵之騰之日復日却恐未免虛步死侵恐悠學多俟

右

古亭琴濕野雲宿荷沼魚驚山雨來

右

賦

秋毫可並於泰山賦

噫之峯乎泰山矗萬仞兮崢嶸纖乎秋毫僅有倫而可
名茲小大之不同霄壤其迥隔夫何白也之浩蕩吐
可並之奇說吾知夫天下之物有理有分理會萬而為
一分萬殊方不素彼間之小智凌見物而遺理析同
異於鉛銖計淺深於汝爾紛較短而量長競歎之而不
止幸斯人之獨詣嗤筭兩而筭呈制一言以指孝燥羣
昏以就明曰以一生兩之後物有萬其不同然推究其
所以率爛燭而回宗秋毫雖小具大摻也泰山雖大天
亦作也然則自形而上兮上疑當天地之為一物自形
而下兮下疑當物之皆為無極也何世人遺本而逐末
眩于差與萬別或用管而窺天或用錐而括地爭此大

而彼小開非之而是之倘奇說之不出孰開示夫我人
猶於那款超羣絕倫雖然物之不齊物之實也或相信
疑或相什百并之分明不混不雜豈寧可以亂朱稗不
可以亂穀為混同以一之恐亂倫而亂俗惜乎不求其
端不訊其言有大而區當如繫影之提風無韻忠
有闕文

祭故順天府使韓哲全文

維公天資忠孝和易與人因于鄉黨睦于宗姻早擢魁
科勇冠三軍積勞慕府遍以歡欣累從征戰摩壘先登
七典州茂方故稱晚得節鉞旋以譴去再罹无妄困
于園子園竟無他李廣數奇寧化命耶墓第

俱心 其寓居遊象之接濟遍處撫摩洎于童僕沾
洽無不周至其意亦欲結交又魚後鞍躍馬郭曲咸驚其
不測其意亦情坦坦不弛障屏賓客滿坐常若倦
客入其室三日一豐去胡一疾遊其處亦曾幾何日
而明水臨已歸其心在內而客居約情禮俱缺報
德之義亦已歸其心一痛庶歆宜漢 啼立之立
未詳疑誤

祭文

維三紀十之五歲癸亥十二月甲午朔十二日乙巳
付產人金某謹誌 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梅溪先
生嘗以 天之靈 天之資寬厚長者之風蜚英早歲聲
名遠播 移歷駁華秩一佩郡符民蒙其澤宣化

兩道人思其德首居銀臺父司喉舌出入玉堂
掌綸綽文為華國訪稱冠冕擢亞地官位以尊
顯士類家孰不榮羨吁嗟薄命中道獲譴謫
西遷南六陶暑寒一疾而逝竟不生還瘴中旅櫬
誰托誰依魂單骨孤倍增悽悲哭欠子女予之親
賓終絕其嗣天維不仁人誰不死公更可憐我之獲
見實自青年偕謫同遷也配早平特荷眷厚公
若弟兄招邀笑語待以深情將謂倚賴以交殘生
疾疫憂患誓莫相捐豈料於今棄我而先鳴呼
余乎窮獨之極言立聒者出多所益其子之顧
影吐之今後舉月誰共消遣退里陪遊肝膽若剪

來陳以溥莫詎盡哀誠酒告情老後生零
嗚呼多哉多饗

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十六日疏

臣聞事有所當為者有所當去者曰正曰直
事之當為者也曰邪曰曲事之當去者也是
故明君誼辟知事之當為也則如好色而
求必得之知事之當去也則如惡臭而務
決去之今夫儒也釋也其道不同其文不同
其法不同其行不同何者儒之為道不過曰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

樂刑以服仁守義

服仁上當有其行二

其為道易明而

其為教易行也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
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無以處而不當釋
之為道不過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以謂清淨寂滅者而其文
金剛般若禪法華其法觀空見性其行
默言絕穀其為道蓋去而其為教誕妄也
以之為已則逆而不祥以之為人則偏而不公以
之為天下國家去其安而得其宜由是觀之
其邪正曲直之所在槩可知矣恭惟我
上致下深知邪正曲直御以未愛好儒術崇

尚文德破玄寺社抄僧定軍真近古以來大有
為之君也當是時也臣得聞此言欣、術、踊
躍而自賀曰海東堯舜之文復出於今日也
端何由而起乎將見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繹寡私弱廢疾者有
養也臣之望此如渴之望飲如飢之待飽而未
聞一號一令及於此私自痛哭流涕徐又自
解以謂允事息之則生受必將今年破寺若
干明年破寺若干又明年破寺若干漸次除
之期以數年然後盡革除之也拭目以待
至于今十餘年但聞重修之事未聞破革

之令臣猶憾焉豈意如今國元僧輩聚群都城
之內恣設虛無之教乎此亦足以矇聾民衆之耳
目而為盛世之累也又及不足潛回佛像惑人聽
使四方士女靡然爭解衣而施為散錢而施為
奠門盈庭其靡不億聖明之朝安有如此怪妄之
事乎臣不勝痛哭流涕假使彼佛係回立步趨皇
畏於人於國家何益於臣民何益後為不祥之一
怪物而已况萬、無此理乎臣竊料其所以造端者
必恃 陛下不嗜殺人之仁也雖然事有大小罪有
輕重今此僧輩敢飾詐妄上以欺 陛下之欺
公卿士庶人是欲使舉國人之皆陷於術中也子孰

有大於此罪孰有重於此而不懲則衆庶之惑何
以解也姦偽之徒何以戒也伏計都人士女必將相
聚而言曰佛像回立之說若果妄言則以 殿下密
健之斷豈不寘之極刑乎必是臺諫儒生之譎
妄也益信夫釋氏之教而焚頂燒指斷臂鬻身
至於淪胥為夷而後止也此豈細子哉 殿下雖
曰主不聽則安亂民者不見 殿下不聽之妄也
知其不乱乎且彼因覺僧輩當二僧命囚之日
自度情詐已露罪在不逃私繫首謀二人于宮內
將備索鞠及聞 殿下真知妖妄而不忍加刑群
衆相慶而言曰吾道可以興也 殿下明知其非而

臺諫儒生又泛而交章上既屢諫不一諫而之皆不
允必是崇信吾法愛惜吾道而然也彼輩臺諫
儒士百進百諫吾以畏彼哉益行怪誕之術無
不為也此之豈細事哉而况京師四方之奉人主
萬民之表京師而為四方多不效之人主所好萬民
無不欲之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楚王好細腰宮
中多餓死此已驗之明驗也臣恐四方之人傳聞此
子則鄉民之崇信浮屠者滋甚於城中之民鄉
僧之惑世誣民者務勝於因覺之僧民類必將
曰佛道非也則安有如此靈異之子乎此事妄也則
都城之向上有明君下有賢臣豈不明辨其真偽

以懲妖妄而快亦四方乎僧徒必將曰都城之內上
有明君下有賢臣敢行如此之術尚且無罪遠方
鄉曲雖至百千方便誰復禁之乎益行自恣怪
誕之事將遍滿於四方而民爭歸依如水就下
此之豈細事哉臣不勝痛哭流涕臣聞孟子曰
淺三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陛下雖有
闡佛之心未有闡佛之政是徒善而已遠近黎
庶其以知佛道之非真其何知 陛下真有闡
佛之心哉 陛下以惜一二僧之命滋致千萬
人之惑坎若痿之曰重違 大王大妃之命不敢
加罪臣惑滋甚臣聞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
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此心 大王大妃举措
施爲一從 陛下之秋也 陛下若以柔聲以
至於號泣而隨之則 大王大妃曷敢不從乎而
况 大王大妃以女中堯舜之聖特不知回立之真
偽耳佛或真知詐妄則必欲罪其罪而無赦使
斯民曉然知邪說之不足信也豈有明知其罪
而覆庇之理乎臣聞古人有言曰愚者千慮必有一
得故翦莖之言聖人必取淺近之語至人必擇
臣之佩服此言久矣竊聞 陛下求言如渴信諫
如流之美竊自喜幸以謂察通言拜昌言如舜
如禹之君何幸於吾身親見之哉將欲整錫所

益以效一得之愚及今伏讀 聖批曰予之治國
學於儒生而後無尤於自有公卿臺諫者臣大失
望焉然而其日猶有望於公卿臺諫者矣又聞
三公請之臺諫之至再至三而六皆不允於後
知其無復望焉不豫痛哭流涕不審 陛下既
不聽儒生之言又不納臺諫之諫又不許三公
之清誰從而聞過失誰從而灼邪正哉臣聞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
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
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聰伏願 陛下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身智而拒諫矜已夫盡言不諱者皆有志於憂
國恤民者也有保身之計者必曰政雖行
雖佳戚於吾身無所損益也何必諱之敢言以忤
君上之心乎此所以朝中百執事默之無一言者
也其間倘有一人獨立而敢言則必群發而笑之
不以愚戇目之則必以狂妄譏之臣恐此事成
風則國事將日非矣伏願 陛下當群下言
事之時雖或過直雖或有失虛懷勉從廣開
言路矜其情不錄其罪臣聞孟子曰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釋之者曰不可以一字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然則大學

生等志欲忠君而反以僭擬宮闈一句之語得欺君之名為臣之罪孰有大於欺君者乎如其認本欲欺君雖百誅戮萬無恨矣若其意於為醒明除弊事而不暇察其言之過也則言雖過矣情可矜也況此等語古人之有道之者乎賈誼言於文帝曰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所飾方當漢文時可謂興於禮義我當時之庶人倡優豈誠為帝服豈誠為所飾乎然而時之人後之人未嘗聞有非之者無他志切憂國不覺言之激而過也是誠何罪哉臣愚以為魚情定罪則圓以僧輩欺君欺國之罪豈不大哉誑乘誑世之心豈不譎哉以至誦之心犯莫大之罪不容誅矣伏望 陛下回日月之明施雷霆之威竊訊首惡之僧肆諸市朝之中使四方後代咸知 陛下去邪勿疑而使道之不可信也則於國家幸甚於臣民幸甚臣之區區為 陛下言者非為身謀為國家謀也為吾道也臣省事以來員笈遊學已五六餘歲所居郡縣十五餘邑其間寺剎大郡則多至百餘少不下六七十小郡則多至五六十少不下三四縣居僧大寺則多至百餘少不下四五十小寺則多至六七十少不下二三十臣之所見如是其所不

見曷可勝言臣聞一人耕之十人尚不飢温飽况一
人之耕辨千百人之食乎然則今此僧徒豈特
千百人哉韓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粟之
何民不窮且盜也民苟窮且盜也則國祚其國
矣其敢望其治安乎此臣之不勝痛哭流涕者
也臣目睹心腐欲慷慨一陳於殿陛之下非一
朝一夕也九重深遠無路得達今因邪僧之
惑世而敢陳焉臣無任戰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于闕下伏惟 陛下垂仁採納焉

追雪 褒贈 加贈 祀典

中廟即位之明年丁卯追雪其冤 贈通政大夫承政
院都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尚瑞院正

丁丑八月初十日議政府議

臣光弼臣用溉臣金詮臣荆山臣繼孟臣安瑋臣繼商
議金宏弼鄭汝昌學術醇正踐履篤實一時學者所共
推服廢朝以金宗直門徒被罪 當代愍其無辜例加
贈爵已 命錄用其後矣但此等人數世所罕出沒齒
之後志於道學者尚多慕之例 贈未足表異加 贈
其爵歲廩其妻搜訪其子孫錄用何如伏惟
上裁

同日弘文館書啓

金宏弼性度溫毅才識明敏少有大志力學聖賢忠信篤敬動遵禮義學問精深道德成立奮乎絕學為世儒宗其有功於斯文大美請隆爵尊謚從祀文廟以明士趨副提學其等六

八月二十一日議得

此請勿從祀宜加贈立祠

臣某等伏惟金宏弼生當絕學之流能奮發獨詣以誠正之學為諸儒倡雖身逢昏亂事不著於後施而其啓發後學以衛吾道功亦大矣然從祀至重難以揚時李伺諸賢尚不得與焉因一時之議而處存之思歸於率易謹

按禮有祭鄉先生於社之文臣意以儒學之興衰崇濂洛諸賢故事贈以事官錄其子孫又就平日傳道之所置立祠宇列其姓名為從祀如此則雖不與於廟庭之享於國家崇儒重道之高一無所欠臣又按儒臣鄭汝昌與宏弼生於一時其相與切磋之益如考亭之於南軒也今既獎異宏弼而不及於汝昌則恐為闕典伏惟

上裁

八月二十六日議政府

此依上議施行 啓目

啓目金宏弼鄭汝昌例 贈都承旨未之表異加 贈崇品子孫錄用歲廩其妻何如

啓依允

於足贈大庄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

禮曹報議政府此依上議立祠報府

金宏弼邠汝昌於所居鄉講道之處置立祠宇春秋仲月官為致祭何如

十月二十八日議政府此請勿立祠宜賜祭家廟啓日

啓目金宏弼邠汝昌志者聚弟子講道之所強指其家為講道之所置立祠宇似非其實各於家廟春秋仲月官為致祭何如同副承旨臣柳雲次知

啓依允金宏弼家在玄風邠汝昌家在咸陽各其官鄉校及境內材僻巷掛軒此是以學耆盡知國家褒賈重道之意一變舊習之陋此是以學事本道移文

請後祀

館學請後祀文廟疏

主上殿下端拱凝旒留神治道近承以來敦天之誠及民之心屢形中外為政之問性理之講每及經帷革祖宗所未革之弊復東方云未復之禮日引宰執論罪一以醇風俗新士習為本政以宏遠規模大矣哉君之一動萬民所瞻仰君之一言萬民所聲聽君之一念之善足以為一國之善轉移挽回之機在此一變此吾道泰亨之會也臣等冠儒冠服儒服承克教育之圃鼓舞感泣庶將親見三代文明之盛不勝惓惓苟有小補於斯道而可以諄言者敢有容臣以孤殿下之誠哉臣

茅竊惟國尊於道之尊於學道學之興替關於真儒之
隱見苟為國而不本道為道而不本學為學而不本真
儒之為焉而已臣竊嘗聞乾健坤順盛大流以者道之
本也惟其淵微而難見故民日由之而因覺民日由之
而因覺故不明之故不以此然而道固未嘗亡也况之
地而不為始後之地而不為終洋之混融無該不遺也
故物有是氣者物有是理不以古今而掩之不以華夷
而豐畜然必待其人而後物必待其人而後必待其
人而後行惟聖為能盡之惟賢為能明之而天之生聖
賢也不數故時之晦塞也且多暇之至理反為人形多
掩而頹然冥然不知不識乃有百竅異端紛紜射干

時惑人充塞仁義甚至禮崩樂壞倫綱顛倒篡逆相尋
中國變為夷狄人類近於禽獸學校雜設而人紀蕩然
凡其害於斯道也豈不容數言者臣等言之至此誠不
忍為一而下也夫道學之重如此其重為甚於之也
在真儒之在而達焉在上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真儒
而窮焉在下者孔子顏曾冉也上而為君者教率百
姓以躬化其終以而天下之天下而為師者教率百
來學其教遠而為學於平天下者澤加一時也為師者
為師無不皆聞於斯道迨久景仰然而澤一時也報在
於一時明者為者報在於為學嗚呼此先聖先師之所
以廟享於學校而雪門七十子歷代諸賢凡有功於斯

道而得以滋食之其理宜也自華僑播道學之傳自孟
子沒寥々子有年莫有繼焉爰自有宋國海濱始復
開其端其闢而明之者二程集大成之者朱子也真儒
之盛無如此時之種之道於是而尊如天地四書之旨
於是而明並日月蓋至此而尊之享極矣然此後在
子遠丁否運道以於函丈而身困於當時紛々訕諍愠
于羣小而其表顯尊崇後祀克重深出於理宗史臣者
云儒克重則多急重天札一頌多急增業使弟多以下
可知儒克之為之尊臣其崇後宋史至此每嘆真儒之
出盛於閩洛而衰揚之典始於淳祐始成吾道之六步也
臣等竊念惟我事分適在藩服禮君之也鳴言不激其

子聲對德通文十三四以公案之自是語亦惡辱四百
有餘草之苟守猶蒙以風乘以戲以率入我牧鳴呼乞
之以覆地之我裁均足國也此是人也曾何之間而局
之風氣曰初卑汚至此極也了無一人不倡斯道是東
方之恥也惟幸皇天眷佑迺生儒宗鄭多周於受季持
道三年之資益益濟之牛研於性理學海淵博深多自得
澹然之為然合奧旨暗合克儒忠孝大為濟動當時制
喪之廟一依家禮之物儀章皆甚矣宜建學設教不興
儒術明斯道之及學東方一人而已比乎周程誠多之
云注功員程疏之同子恭惟 國朝列聖承繼一新庶
德聖君一世家文宗之治迥越前古甫乘多平遂間朝

著書者人上。士望之所稱者然其以道自任任然志
紹夢司之清者有若金宏弼即其人也器局端方性以
修潔言志聖學勉力踐實以己有容學多有度視聽言
動聽之不在教人諄之出於至誠有就學者莫不克之
以心學大學規模里之學自乃倫透掖提撕未嘗少倦
遭世政變向闕患難憂之怡也篤致不弛死而後已
於其門者以司斯為之坏撲摠為山斗今之學焉者
以知夫貴德以而賤文藝尊經術而抑異端 殿下之
弼之力也然蒙斯二人之澤者舉多皆然而知斯二人
之功者舉世蓋寡此正 殿下舉淳祐始之妙也臣

茅竊謂生民以來一治一亂大率由於運有盛衰道有
明晦焉身運之盛也賢者亨運之衰也賢者塞道之
也學術尊道之晦也學術墮道塞尊道在國君之今
殿下尊賢以禮崇學以砥運盛道明惟其時也願此二
儒者未與於薛聰唯致意安裕之列 聖朝虧典莫斯
為甚淳風何新士習在此一舉臣等未知 殿下以為
何如也 殿下春秋鼎盛銳意圖治乃將興維新之化
而禮不能以理宗之一事乎格乎理宗尊隆後張而
黜生安石可謂有能為人能為人之仁矣而權姦迷用
乃有真德秀魏了翁之賢而不能師是見賢而不知賢
見不賢而不知不賢之闇者也當矣是為 殿下陳之

我伏願 殿下廊容冕之明夫乾剛之斷渙友之音特
賜允可使多周宏弼得祀文廟明東分善之道也
重為庶斯民知有至宗也斯道垂甚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議得鄭

文忠公升於後祀之列金先生立祀宇致祭已見上

中廟癸未旬臺諫論 贈典近垂歲原多例執

義曹彦亨司諫曹漢弼持平朴守良等相繼

論列時大臣南哀李惟清等議以為不當進

改

上教謂此古崇儒術者為之不可改也

附諸賢詩

贈金大猷

時大猷與童子數輩淡書于城西別墅僕

與南伯恭訪焉

醒狂于深源字伯淵

世路自多歧後進爭長性繁聲更調秋異說
徐擾攘龍門餘韻絕我懷作滌盪吾子固囂
寫琵琶性以賞三月解忘味暗音徒係想甬
容何悽之甬心何蕩之聽者日以多我地日以
廣金聲與玉振也應在吾黨小子奉狂簡
樞衣來函丈要聞履霜操為我歌慨慷
奉送金先生大猷奉大夫夫人歸玄風

鳴陽副正

青立文獻邦古來多文士
雕蟲競自售未有尋
至極大志終不泯夫子生南紀
龍門倡道子從者相繼起
中間各分散利欲甘自毀
小子最鹵莽俯仰多所耻
泰山高岸律仰者之企
案月魚蹉跎荏苒流光駛
醒狂老丘壑秋江長已矣
先生今又玄小子竟何倚
蒼蒼茫茫山相玄幾千里
臨離復何言淚下不止

李生負承老之奉奉樂李生
之鐵均金秀才宋弼郭進士
承華固秀才允昌會善山鄉校
討說典墳時與上師夫問辨
數月矣聞八月中

主上將視學于取士治任告辭送之以詩

佔畢齋 金宗直

博帶褒衣正匹儕
莫喜聽月波西幡
之新葉勝雞臙
子槐花逐馬蹄
以之賢閑動奎
壑老將彩筆吐
虹霓自為吾黨
多壽上洗眼以
宋淡

別文獻

潛溪俞好仁

萬本蒼髯抱壠斜
一區耕鑿長素麻
先生是交情
幽獨佳句前頭
管物華風笛柳
溪饒水石秋深
蘭塢護烟霞
連山更試林間
語不覺相忘到
暮鴉

題玄風鄉校

慕齋金安國

金先生字世推宗濬洛餘風振汝東鄉邑親薰
之有得須將小子益研窮

贈伽倻山讀書僑生

諸生叩我多他語未谷村纔十里間聞從金公
捷筭交倻山志是武夷山

景賢錄上

補錄

南冥曹植追述

一先生相與執友同棲鷄初鳴共坐數息他人纔過一
炊皆失獨先生歷之枚數向明不失此事植親聞於
李相長坤

一先生為部叅奉時鬼服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
其苟從合污為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
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

一先生始號為叢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
之曰為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則先
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者
天也

先生為佐郎時馳見辛進士永禧氏曰今日吾當絕君
觀今士氣且類東漢之末朝夕禍起如我則禍已迫
矣進退無及矣請君遠遯鄉曲不者吾即相絕肯
聽我言否辛公忽引去稷山斜山下號安亭安亭
嘗與南孝溫洪裕孫輩結為竹林羽士文童行義
為一時領袖紳東南行過者無不禮於其門觀
此則先生非不知時事幾微豈是不能見幾於末
形者耶

一先生之戴於佔畢齋此是先生行已大方也畢齋制
行不得無議於後世使先生不戴於佔畢齋亦不
得無議於他日此實先生不得不戴之地也

一先生於秋江病重之時徃問之拒不相見先生與一
友生排戶直入秋江面壁而卧終無一語與訣秋江
曾與先生相絕故也秋江相絕未知為何事也獨
計先生何嘗有失於名教者乎恐秋江見高已知士
禍熾發曾欲絕交息遊者耶先生欲絕安亭秋江
已絕先生時事艱危有非哲人所不能免者耶
一李長吉非有別人也一時名類殆未易敵此當時
稱子賀希剛共生一家俱是間氣所會子賀文
章三倍甲科當時有一好事觀之曰兩君皆為當
國之器子賀宜出而為將希剛當入而為相子
賀喜曰諾因決武舉及後狼突無狀人爭嗜罵

補遺

一余仲父瑄止德癸酉間謫居昇平府其時去甲子纔十年府人知寒暄之事者言梅溪之卒寒暄實治喪將大斂寒暄從其家人索梅溪平日所落齒髮及剪爪家人告以無有寒暄曰吾從大虛父不料其踈如此寒暄既不足於梅溪其自治可知仲父嘗教余云

一余執友金郡守惠孫為余言寒暄為刑曹佐即時舉止有法其判簿陞堂之際必蹈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節雖匆遽未嘗少違豈從小學中有悟之效耶

已上兩條不載錄中故補之知右

萬曆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觀察使咸陽朴民獻書于昇平府東軒

景賢錄下

梅溪曹公事實 諱偉

曹伸設陶秘錄梅溪公字大庸自童稚時人皆期以遠到既筮仕大拔

成廟之知獎愛特甚為祀乞郡特賜一級陞四品守咸陽時下書褒諭曰甫以文章致身陪侍惟慳為予所器者之美以親老辭職求侍得除近郡守令以資奉養蓋出於不得已也予以侍從之故下諭監司令略致箴于甫親使鄉里知甫以稽古之力學及其親甫其知悉以上箋陳淑前此令上歲抄西製訪稱旨命賜父母米豆在郡秩滿而丁憂又賜賻祭米豆外官賻

典前所無也官至參判燕山朝以修撰佔畢齋詩稿定
罪誦義如移配順天弘治癸亥感疾而卒享年五十所
結交皆一時名流鉅公相與誦論詩賦典切藝文史疊
不倦雅以文子廢編終手不釋卷著述頗多嘗字振
浚筆活十餘字未成稿而卒
輿地勝覽云少登茅工詩文官至戶曹參判燕山於
死順天拜梅溪

臨清堂記

昇平有東西二溪其東溪出雞足山泉壑之水分為二
派南流至府北因山下合而東折至城東一里許與西溪
會白沙蒼石水極澄澈溶漾銀鱗紫鱗至秋狼藉

獲其利其西溪出窟鳳山之北由時雨洞穿迤邐遷東
派繞出城南燕子橋下入于東溪其名玉川湍流峻駛
又多巖巖恠石水勢甚慄悍由燕子橋而西沿岸皆
人家竹籬茅舍擗以左右由觀音方而上有餘武水益
清石益奇老樹蔽日水涯寬平可坐數十人出聞清爽
雖盛夏未知有暑氣也余到昇平僑居西門外非余舍
甚近故日與邑中諸子巫泚過焉因思石為臺名曰臨
清興主人沈君名浚梁名再韓名麟二老張校官紹自約
為定亭會日輪設野飯山蔬酒一壺捕溪魚以供
羹膾而已踰令者有罰焉飯後酒數巡而止飲至酣醉取
其簡儉易具也或茗或談及曛而散或杖策踏月而

遷如此者二年或曰子取濁水辭中怪以名斯堂而數引
野老飲適於此未嘗一賦詩以極酣暢之趣無亦虛其
名而孤此其堂耶曰逝者如斯夫子所嘆必觀其瀾鄰國
有訓聖賢臨流觀水其志固有所在若濁水歸田之樂
在於樂天知命而不專在於登阜舒嘯之時清流砥柱
之間余今居昇平之世山川風土日與數子泛容於
斯或掬水洗面或據石濯足臨清波而美清泚鑑寒流
而數毛髮徜徉竟日不知老之將至何必以取為章協
比聲律然後為樂耶昔柳子不居零陵苦於山水名溪
為愚指山為囚皆加以惡名初非知者也蘇子瞻謫
黃岡遍遊武昌寒溪諸山未辟二賦橫絕古今而終未

免有遺世慕仙之意未可謂知者也惟夫君子
不憂不懼之術養浩於至大至剛之氣然後為此不受
窮厄之際可言知命矣余志陶學孔孟者也切有志於
此久矣抑不知余之樂於斯堂者其亦幾知命者乎噫
自有此州便有此山川恨無圖志記載名勝如張章簡
朱文節嘗守于此未知曾涉此地一顧盼耶不顯於昔
而顯於今不遇於名賢而見遇於我輩其亦為匠之不
幸歟蒼龍壬戌八月下瀟梅溪老人記

○張章簡謫朱文節嘗為府

昇平有臨清舊堂癸亥冬在都下得此文一篇於
金君立而讀之金君以謂先祖寒暄公之所著及
到昇平徧問府中老措大蓋非寒暄公之文實是梅

溪所作第末並書年月軒號甚詳臨清乃二先生
謫居時所嘗游憩之地一日携諸生訪舊路詢問
遺事于旁近居民有八十老吏頗詳言其故聞之
令人氣塞徘徊俯仰且不忍無沒因其寔址而修
葺之又楹小堂以表後之第志梅溪有此祀而寒
暄未有文字可徵其迹然其祭梅溪文備叙
回遷居好之意則其相與游適於此亦可知矣名
堂以景賢者追慕先生寒暄之道也立閣于階下
者圖刻梅溪之文也後登斯堂陟斯臺者追憶
當時之事以觀世道之升降則其誰不扼腕拊膺
繼之以淚於千載之下乎夫人以治直於籲天而無

從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嘉靖甲子秋九月庚
子龜巖李楨謹識

臨清臺碑陰

燕山郭寒暄金先生宏弼梅溪曹系判偉俱
謫昇平西泠之畔名石為臺是曰臨清梅溪名
之而為記今六十餘年矣擬摹八石之品頌缺
不彫刻只刻臨清臺三大字于前面乃退溪李
先生混筆也書此文者進士鄭沼也董是役者
進士裴璠也太守則東城後學子龜巖李楨也
皇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八月日立

老吏張雨全者時年八十餘自言十八九歲

時曹宗判自義州金佐即自熙川移配此存
宗判僑居西門外佐即寓在北門外宗判
與鄉老涉遊于西沙上依老樹下築石為臺
數相涉未或茗或酒或終日吟話佐即則
時獨涉徘徊于臺上不事吟詠宗判以
寢迄一年卒佐即終遭甲子之多老民
家在旁近稍知首末云々

景賢附錄

景賢堂記

人常賢於好而不肖於惡是乃教於人心之所同然
而有不能已者然其能得好惡之正而不謬於賢不
肖之實者蓋寡矣夫賢不肖無定名而人之好惡難
齊故一時之好惡不足以定人之賢不肖而必待於
後世之好惡然後其是非乃定嗚呼士有見惡於一
時流離困窮終不能保其身而後世以為賢者此豈
勉強苟且之為哉亦教於所同然而已矣夫升自少
時竊聞金先生之事未嘗不慨然而歎今幸獲睹斯
堂之作於世之好惡者尤有所感焉若先生者

真所謂見惡於一時而後世以為賢者乎先生諱宏孫
 字大猷瑞興人也自號寒暄堂先生始學于佔畢
 齋讀小學書有所覺悟治身御家動遵禮法精積力
 久猶違之如不及 成廟甲寅薦遺逸授部察
 奉又用薦者擢主簿轉至都官郎燕山戊午之獄
 譴先生遊佔畢門請照川未幾移配昇平竟罹甲
 子之禍彼其惡之者極矣 中宗受命萬事重
 新普雪一時被罪之人例 贈承旨後十餘年
 大臣因公論獻議以先生世所罕出沒齒之後志於
 道學者尚多慕之例 贈未足表異遂 贈右
 議政許於講道之鄉立廟以俎豆之此其好之者亦極

矣好之惡之時各不同而世道升降之機人心邪正之分
 於是乎係焉然而今之人未必真知先生之為可好
 也先生之沒迄今僅六十年其言於風旨日就埋滅而
 昇平之人徒能道其二先生之孫今宗親存與溥
 立堂宰谷埽孫之距昇平亦遠必檄焉道其存者以
 先生於就而之際陽之不亂徐理其鬚伏質者又有以
 修清墓記文一篇見遺者以為子之先祖必著典溥
 以宗業散逸各以考訂其是不口謹收而藏之思欲表
 而出之以已先生流寓之實而不得有以焉常竊之
 轉語于交遊之間者久矣癸亥冬李侯楨為便養令
 左符于是存人皆知侯之必弘眷之於是而侯之聞而

墓之門以為多而不為極子到官之初即為加陞而尋
之墓既湮沒無可考者徒見泮泮石上披雜落葉當條
而已於是為老人指視之既又徵其遺事於民間則記文
無存於先生乃極溪曹公之公也蓋指泮之以佔畢以
士初過龍灣後與先生同遷其僦舍相近蓋多霜昔
之好澄未甚相為先一年以疾卒先生為文以祭之
有招邀笑語之語而先生亦時獨往徘徊於墓上云然
則先生雖少與公率之會而公之墓之意於儒清者
也遂規舊址拓而為之高丈餘墓之北岸帖石成階作
臺堂上凡三間繚以垣墻揭其額曰景賢以寓夫思慕
先生之意而臨清之名乃實起於梅泮之賢人不可

使名傳故堂階下別立屋一間收貯小石碑以勒墓
扁而併刻記文于其陰存幾不泯其跡焉侯仍以書
來曰畫且完矣子矣與知斯子之首末子其紀之大
升以不敏辭而侯意益堅遂不敢辭嗚呼先生以
愈者亂世而為子者暴天不測禍甚酷雖曰不幸
而後世之人必皆知其賢而好之矣泮先生之學遠
聖明之主必有為於一世而卒被讒以死者其為不幸
與先生之幸矣而世之所好惡或不同何也抑猶有
待於後世之好惡耶堂觀今世之士雖或有好賢
惡不肖之心而亦嘗無不同其好惡者乎錯倚伏於
其間以為他日無窮之禍故人皆具其禍且憂之

而不敢有以爲焉。後獨不顧流俗之毀譽而爲此。落之
之舉其多固可也。然侯之心。豈特在於尊其母。而
之間哉。矣。乃好其道。而好其道。而悅焉。日有學
尊則之。可以不愧乎。是賢之名矣。大升於先生之
雖不以窳其淫。而竊有志。有以父。終之。微
故不敢妄爲之。況只以世所好惡者。及後言之。以
告後之來者。其亦有以識之也。嘉靖甲子十有二
月。日。後學高峯竒大升謹記。

玉川書院記

嘉靖癸亥冬。龜叟李公出宰昇平。以寒暄金先
生。爲是土。以沒慨然。追慕遠得。臨清臺記文一

篇。意其出於先生也。既下車。訪以謂臨清臺故址
詢于府之人。乃知記文爲梅汝曹公等也。遂就
其址。爲室三間。名以是賢。以大升與其事。俾記
之。而拜書。退於李先生通其稟。裁併請寫額
事。在是賢錄及記語中。明年乙丑。士子等渴
李公。以爲更立精舍。使有心守之。存幾堂。亦有賴
久而不墜。李公以爲。焉。上地於臺之右。傍地。居良家
給官田。以易之。於是量工命。子樂趨者。衆以五。因
月而告成。其制中。爲室兩翼。爲序左右。有廊
而廚庫。在其後。堂扁曰玉川。精舍齋曰志道。曰依
仁。皆退溪先生之名。而堂之也。落之。日。李公宰

士子設先聖位于景賢之堂且設寒暄先生
梅汝曹之位醮以告之告訖徹位仍安寒暄先
生位于堂之左一間以堂為羽室為俎豆之儀
令於春秋仲月次丁行之又為之祭弟子負子
精舍而儲待供億書籍臧獲無不用其力至於
倡道希賢之意尤眷之焉又明年李公丁內艱以
去而按寧金侯啓寔來尸之周知規制以神位
在一邊為未恆俾質李公更安神位于堂中儀
式既餘條貫之備隆慶戊辰夏士子輩以精舍
之立未有以上聞故 國家恩典不與他書院
並遂陳既以請以蒙 明降賜玉川書院之額

併頒四書諸生無不競勸而後未為守者之無不
留心措畫院中清事益完而無憾矣初李公錄寒
暄先生遺事及構堂始末為景賢錄而精舍之
役則不及錄焉今存使李侯選以書來曰景賢之子
子既書之而其間有所沿革書院之故不可無述而
當采必焉願吾子之終賜之也而院生計上舍思曾
不憚跋涉之勞再抵樊廬請之愈堅且曰此非獨
使及之意名之純義意也大升固不敢辭而疾病交纏
重以人事之冗久不能把筆恒自愧也抑侯及諸生既
求鄙文垂傳而不置者意其有以而願以以見之昧
陋以幸以之也吾東方素稱文苑之邦自三國以

來非無亭傑之士而求其道法之光昭於後世者蓋寡矣寒暄先生之於教子哉之下徒特力為古人之學其流風餘韻足以淑人心而救世道今之學者類知聖賢之為可學而自勸於禮義之教者烏可不知其所自乎天相 國家道術寢於書院之選此者之是因為賁飾太平之具矣但未知諸生所以為學者名錄有以於重兵之遺法而無負於 國家教者之美意乎竊以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夫學以為己聖賢可至學以為人則不過為科名利祿計而已豈不矣哉物者斯文不幸指人其萎退漢先生既棄後學而為此者又復奄忽

為吾洗者寧不深痛而龍正虎逝事又有不可知者諸生其心有感於吾道興喪之際乎夫人心天理不容泯滅者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諸生苟能不挫不衄俛為從事於為己之學則雖前脩日遠而道未嘗不在是也豈不足以盡其心乎幸諸生之相與勉之也噫隆慶辛未九月日後學子高峯壽大升謹記

故承議郎刑曹佐郎 贈大匡輔國宗祿大夫議政府右給事兼領 經筵事金定生行狀

曾祖中神通政大夫禮曹承議妣玄風郭氏祖小亨

奉朝印義盈庫使妣白川趙氏父紐禦侮將軍行忠
佐衛司勇妣清州韓氏先生律宏弼字大猷姓金
氏其先黃海道瑞興府人後徙慶尚道玄風縣今
為玄風人七世祖天祿仕高麗以武畧顯官至正六
夫都僉議侍郎資政事上將軍判政圖司事瑞
興君從征日本有功元帝宣授忠顯校尉管軍檢
把事載高麗史曰世立奉翊大夫以圖判書生
鳳遷登第為成均大司成恭愍王之遜寇南巡也拜
福州刺史激勸吏民盡心修頓王嘉之陞福州為東
府增公秩為正順大夫都護府右兵使後修判軍
器監事是生善保為奉順大夫判書雲觀事於

先生為高祖也亦端奇君登第仕本朝君歷臺諫
有聲稱司勇奇又登武科不顯韓夫人之父曰承
舜素善大夫中樞院副使 贈兵曹判書清城君
先生以是泰甲戌五月二十五日寅時生于漢陽貞陵
洞之私第少慕遠不羈游走市街鞭笞人物人見先
生至輒避匿既長發憤學文中成化庚子生員試
是歲因為寺僧潛轉佛像得佛曰回立士女亦波
臺諫文章請罪不得 允先生學既數千言乞窮
數姦以肆諸市朝其言及覆按壁明白剴切以感
悟君心既上報羅弘治癸丑 成廟命舉遺選明年
甲寅身慶為監司上先生行義十月授南部參奉

已而威廟賓天子龍位乙卯十月移典牲署亦奉
俄因吏曹上憲命叙六品丙辰春拜軍資營主簿遷
司憲奇監察冬銜命鞠獄于金浦縣丁巳春轉刑
曹佐卽獄訟以怒人皆緝服戊午秋吏獄起以先生
遊佔畢京門決配熙川庚申長移配順天時揭棧巨
測先生愛之吏訟不改常採甲子九月加罪戊午黨
人先生少有氣沐浴冠帶面出神色不喪徐以贖
銜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并此受傷乃就刑
十月初一日也年五十一葬于玄風烏古里松林甫老
洞先生之像宗族籍沒諸子皆分配正德丙寅
中嘉靖國普雪被罪情人 贈先生承政院都

承旨丁丑年間大臣因公論抄議以先生世所罕出
例 贈未足表異請加 贈宗品歲廩其妻錄用
子孫 傳曰可遂 贈右溪以又嘉春秋仲月官為
致祭焉先生初從佔畢取金先生法崇金先生志
小學書授之曰苟志於學宜從此始先以零月心不
外此先生眷服膏手不釋卷人或問及時事必曰
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嘗作詩有小學書中悟昨非
之句金先生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
人乎先生志力行常以小學自律奉親盡其孝
承事極其敬平居雞鳴而起省問如禮終日危坐深
習不懈雖家人未嘗見其惰容年三十四丁外艱飭粥

致哀絕而後蘇廬墓三年一依禮制服除必晨拜祠
堂次詣母夫人問起居母夫人性嚴意或不愜必正
色不言先生惶恐不敢退起敬起孝得其悅豫乃退
嘗訓諸子曰汝等心存敬畏母教懈惰人或諱已切勿
相較又引古語以海之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汚其
口汝等必以此為戒又教諸女曰異日陸之汝家惟舅
姑是順惟祭祀是謹至於麻絲絳紉回或不勤無教
多言以招人諷子良人遇娣姒必須敬慎財利之間尤
不較多少惟恐生兄弟懽心御婢僕以恩有過則教
之教而不淫乃可示罰也曾祖妣郭氏先世墳塋在
玄風者率久圯壞樵牧不訶先生仍郭門諸族

曰先望如此為子孫所不惑睹切宜禁護又於今歲以時羞
告虔因而講睦不亦可乎於是莫不樂從以為恒式先
生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為已任遠近聞風慕而後
之執經升堂至不能容先生海濤不倦隨才成就後
多有名於世與咸陽鄭先生伯勗志同道合特相
友善每相見與之研磨道義商榷古今或至連曙
先生為學精積力久矜恐不及確而不滯通而不流
其應官受俗不求甚異於人雖仕務迫遽亦不廢
筆授伯勗先生嘗以誇議將騰勸止之吃生不聽
曰釋陸行汲教其徒考業者子孫之盛正之曰搗惠可
畏行曰使先知覺後知先覺之後覺焉以知者先人

耳揭揭天也吾何與哉行雖緇深之言亦可取也喜讀
昌黎文每至張中丞傳後叙巡守雲曰南八男兒死
耳不可為不義屈未嘗不三渡流涕為娶昭天朴氏
平陽府院君天祥之後副司穉禮孫之女家在陝川
郡治爐縣赤谷村先生送而寓居名之以寓曰寒暄堂
後為玄風馬山里章裡村曰宗議奇名以宗世居之
地也入都則居于好賢坊里第先生以自名門盛族
莫不有家訓而我東國士大夫鮮有之是以化道可
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獲乃作宗範以訓子孫制
為儀為做諸內則至於內外婢僕使各有名號分之
以職較其勤惰而升降勸懲之其俸料之差視升降

而增減吉凶之善隨豐約而紆縮又有朔望法法極則
之規然之未及推而行之也雅有真趣尤愛佳山水以陽
根郡有迷魚可卜房淫動之樂其泉石之美有簪室
終老之志竟不果朴夫人以先生 賜號為貞敬夫人
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卒男子四人曰孝塾展力副尉曰
孝庠司憲奇監察曰孝序孝學女五人長適南
部參奉河伯次適訓鍊院正善長次適日三忠次付
監察鄭應祥次適士人姜之淑次適忠義衛鄭成
隣孫男四人曰公東部參奉曰立今為沃川郡守曰翊
曰立曾孫男八人壽忱壽悅壽恒壽愷壽悛壽恬壽
悰壽怡也壽愷中辛酉生員玄孫男六人應夢昌陵

系奉應吉之福在聖曰定曰審公孫男女及曾之若
干人竊念先生天資甚高制行尤崇寧厲學者
倡明斯道其功大矣不幸遭遇亂世不及見諸行事
竟殉身而沒焉然而一時學者仰如山斗風聲以及興
起者象則其心施之遠矣今其流風餘烈日就埋滅
而道德精微之蘊又無所因而徵焉豈非後學之重
不幸也瞻仰名山不勝感慨之思輒採諸賢所錄述之
世急志行之大槩以發知言之名子有所考焉通以
大夫王曹祭議奇大升撰

宣賜玉川書院額字一

景賢堂額字二

一退溪李先生混筆懸於堂中
二李修撰山海筆懸於管榻

臨清臺額字二

一退溪李先生混筆刻之于石
二李修撰山海筆懸之于閣

玉川精舍額字一

一精舍中有志通依仁二齋
三額皆退溪李先生筆

堂臺構等董役成均進士裴 璿

精舍造成監董 幻學 許 淹

鄭思翔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日

辨誤

庚申母夫人上言願移配近道乃量移順天府
按儒先錄云庚申夏無雨而雷震人于闕門命
決寬獄又命移配平安道付處朝士于兩南先
生量移順天府又錄中老吏言曹叅判自義州
金佐卽自熙川移配此府云則儒先錄之言似
是矣

續記

萬曆三年 賜謚文敬公謚法道德博聞曰
文夙夜警戒曰敬

三十八年

命配享文廟

書院創於嘉靖甲子而燬於丁酉兵燹至甲辰始重建邑之士子俱出財幣相助不煩官力而能訖其役士人許鍵鄭之推等實主其事云
萬曆四十六年三月二日行府使李睟光書

